

唯一两获茅奖的作家

张洁是中国新时期以来重要的作家之一。她是我国第一位获得长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说三项国家奖的作家，也是唯一两度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。上世纪80年代，她还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。

她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。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，并获意大利骑士勋章及德国、奥地利、荷兰等多国文学奖。

张洁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分别是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和《无字》。1981年下半年，《十月》杂志刊登了张洁的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，这部把眼光投射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小说再次震撼文坛。作品视野开阔，在强烈的忧患感中又不失振奋的精神面貌，沉重中见力度，被誉为与生活同步的力作。

2005年，凭借着三卷本80多万字的《无字》，68岁的张洁又一次登上了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。该作品历经12年，讲述了女作家

吴为及其家族几代女性坎坷的婚姻故事与人生经历，展现了中国近百年间的风云际会，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进行了独特的记录与审视。

“张洁创作起步较晚，但是出手不凡，两获茅奖实至名归。”曾在《花城》杂志担任编辑部主任的文能，因稿件来往跟张洁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。

“中国这几十年来最重要的社会进程就是改革开放，这两部作品就描写了改革开放在不同的阶段所遇到不同的问题，应时论事。”文能表示，张洁的创作具有强大的文学穿透力，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做到这一点，“因为并非每个作家都有这么长的创作历程，也不是每个作家对不同类型的社会都有自己的深度体验，并用深厚的文学功底将其呈现出来。”

张洁：不能忘记的爱与诚



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

“当我离开人世时，我曾爱过的一切，将一如未曾离开我时，一样的新鲜。”（张洁《假如它能够说话……》）2022年1月21日，著名作家张洁在美国因病逝世，享年84岁。

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《沉重的翅膀》《无字》……张洁用一颗赤子之心，以“人”和“爱”为主题，书写时代与女性，留下了一大批经典作品，在不同的时期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，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张洁以浓烈的感情笔触探索人的心灵世界，早年的她细腻深挚，晚年的她深刻洒脱，在70岁那年还开始自学油画。她在晚期小说《一生太长了》中有过这样的句子，用来形容此际也许正相适应：“我的带着一生也没有得到过的惬意、快乐，没有一丝伤感地，轻盈地向另一个世界飞去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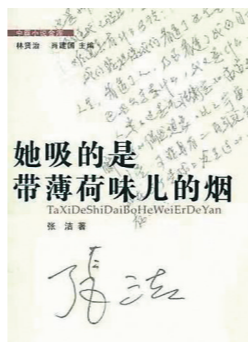
张洁与文能广州合影



张洁油画作品



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



花城出版社2011年8月

如果你们喜欢我的画，我很高兴；如果你们不喜欢，臭骂一顿，我也不在意。我现在的状态是云淡风轻。

很多年前，我写过一篇短文，我说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希望我只记得那些好的，忘记那些不好的。这话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可大不容易了。就在七八年前，睡到半夜，我还会“噌”的一下坐起来，对着黑暗大骂一句，然后再“噎”的一声躺下。可我现在真的已经放手。

我从不相信任何宗教，但我相信一些奇怪的事。我常常坐在一棵树下，那个角落里的风，没有方向，我觉得那从不同方向吹来的风，把有关伤害、侮辱、造谣、污蔑等等不好的回忆，渐渐地吹走了，只留下了有关朋友的爱、温暖、关切、帮助等等的回忆。

我还认识了一只叫Lucy的小狗，它的眼睛干净极了，经常歪着小脑袋，长久地注视着我。当它用那么干净的眼睛注视我的时候，我真觉得是在洗涤我的灵魂。我非常感谢命运在我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给了我这份大礼，让我只记得好的而忘掉那些不好的回忆。

——摘自张洁2014年10月23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个人油画展开幕式致辞

对广东文坛的信任

“张洁选择我们，并不是偶然，而是出于一种信任。”文能告诉记者。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是属于文学的时代。在广东，《羊城晚报》的《花地》副刊和文学杂志《花城》都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平台，郭沫若、欧阳山、徐迟等老作家，以及格非、毕飞宇、刘震云等“新秀”……都纷纷登场，名家新作纷至沓来，好不热闹。左多夫称，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，领风气之先，思想开放，包容性强，《羊城晚报》在全国发行量过百万份，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也进一步助推了《花地》副刊在文坛的号召力。

“张洁的成名作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发表于1979年，在当时这样的写作是非常大胆的，突破了写作的禁区，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。但是南方的报章杂志和出版社却巧妙地接收下来，延续它的热度。”左多夫说，当年不止张洁，很多名家带有一定试验性、先锋性的作品，也往往首先在广东得到认同。

文能也举例，当年毕飞宇的处女作《孤岛》在其他地方接连被退稿，是《花城》看中刊发，稿费高达1600多元，而当时毕飞宇的工资才50多元。

左多夫称，在《花地》刊发的稿件，既要保留作品的艺术性、文学性，同时对于宣传政策也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：“不少作家成名后曾说‘我从花地来’，这在当时的文坛确实是一种写照。”

左多夫说，有一年张洁作为中国作协代表团成员出访美国，归程途经广州还特意通知了他，“当时张洁一行人专门来《羊城晚报》编辑部看我们，关系非常融洽”。

文能也提到一个感动他多年的细节。有一年《花城》编辑部去北京参加活动，文能没去，张洁得知后，特意托编辑部的同事给他捎回一颗小白菜！“一颗白菜在常人看来并没有多珍贵，但她觉得当时南方可能没有这种蔬菜，就特意送给我，她那颗待人的真诚之心非常珍贵。”

真正自觉的女性意识

文如其人。用“赤子”二字形容张洁，再贴切不过了。在文能看来，张洁为人真诚坦荡，十分纯粹：“她把自己摊开在文字里，没有矫饰，没有遮掩。”

不同于一些回忆文章所描述，文能熟悉的张洁并不缺乏生活能力，也不会丢三落四，反而跟她的文字一样，是一个讲究且严谨的人：“我去过几次她北京的家，干净整洁，她会亲自下厨做饭，也没有请住家保姆。”

文能和张洁能建立如此密切的关系，除了编稿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是“养猫族”，张洁经常与他交流养猫的心得，“而且她那只猫还是她妈妈留给她的，意义更为特殊”。

自小随母亲长大的张洁，对于母亲有着深厚的感情。母

亲去世后，张洁在长篇纪实小说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中，把失去母亲后的痛与悔写得痛彻心扉，写出了一种情感所能达到的极致，被称为“啼血之作”。后来作品被改编为电影，由斯琴高娃主演，在全国引发热烈反响。

文能表示，张洁的创作与其生活经历和家庭结构息息相关：“张洁妈妈早年守寡，张洁本人早年离异，带着一个女儿生活，一家三口都是女性，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，让张洁对女性有着非常深刻且细腻的感受和体验。”

他认为，张洁对女性的书写将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推到了一个新高高度，对后来女性文学的创作起到了引领作用。王安忆也认为，张洁的作品从个体出发，是中国文学里真正具有女性自觉意识的作品，她在中国新时期文学里是第一人。

在张洁书写女性的作品序列中，文能觉得小说《知在》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：“这是张洁唯一一部古代题材的小说，也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。在这之前，张洁笔下女性的情感必须依托在某一个男性身上才是完整的，但是在这部作品里，她写的西晋皇后贾南风，一再被男人抛弃，最后依然是独立且完整的，这个时候她笔下的女性已不再需要依附于男性。”



张洁油画作品

疫情防控 不能松懈

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